

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的再认识

宋俊成

(辽东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

[摘要] 在对人的看法上, 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但又同时不断地摆脱这种影响, 总的趋势是由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社会的人。费尔巴哈的异化学说只关涉宗教和思辨哲学等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异化现象, 与费尔巴哈不同, 马克思不是从理论上抽取人类的共同性来把握人的类本质, 而是从劳动这种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来说明人的类本质, 并发现共产主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 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

[关键词] 类本质; 异化; 超越

[中图分类号] B0-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229(2010) 02- 0004- 02

青年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影响很深, 其早期哲学思想中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为代表的古典人本主义哲学的特征相当明显,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基本思想, 为年轻的马克思对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进行哲学概括和论证提供了一定观点和方法。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扬弃

费尔巴哈认为: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即人的最高本质是“类本质”, 这种“类本质”潜在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 在单个人身上难以成为现实, 只有在类中并且通过类, 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 类本质是未完成的、无限的, 个体是有限的, 个体完全不可能限制自己的类。费尔巴哈认为: “类本质”是情感力、理智力和心力三者的统一, 这就是完善性和最高的力, 爱、理性、意志力作为人的绝对本质, 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对于费尔巴哈来说, “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理性、意志、心”。思维着的、爱着的、愿望着的存在者才是真正的存在者, 真正的、完善的、属神的东西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东西, 而爱、理性、意志正是这样, 只有让爱与理智完美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说: “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 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还指出: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 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 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 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 使他的精神本质, 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通过对劳动的“异化”分析, 论述了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而且, 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明确地阐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毋庸赘言,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确有相似之处。首先, 与动物相比较, 类的普遍存在是人所独有的。费尔巴哈认为: “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 人则有双重的生活。”其次, 从创生学角度, 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既存在于人之外又存在于人本身之内, 而实践是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的类本质就是指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再次, 都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原则。人无论作为生活的主体还是认识的主体, 必然受到客体, 受到对象性的制约, 都必须依赖客体。但从《手稿》开始, 马克思对人做了重新的界定和理解, 扬弃了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 肯定人是实践的动物, 承认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非理性和理性的统一体。

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差异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异化”意味着主体凭借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来的对象, 在独立于主体之后, 反过来支配、统治、奴役了主体, 使主体与客体的身份错乱, 本属于主体的客体反而成为拥有无穷力量的主体。费尔巴哈汲取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用来分析宗教的本质。他指出, 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被放弃了、但同时又重新为人所占有的“自我”。“人的绝对本质、上帝,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他又进一步指出, 处于同人相对立的宗教的本质为人的本质的异化, 而宗教却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费尔巴哈认为人不是自我异化的神, 神是人创造的, 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但是, 当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给神以后, 人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 脱离了自己的“类”, 这也是人之所以道德堕落和社会病态的根源。不可否认, 费尔巴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宗教的

态度,但是又局限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从而使他不可能找到宗教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消除宗教异化的现实道路。因此,他设想给宗教世界找到世俗基础,并通过教育,在让人懂得宗教的欺骗性和虚伪性的同时,又把“人本学提高到神学”,认为“爱”的宗教“可以使人在爱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解开自己生命的谜。”这反映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马克思从1844年的《手稿》开始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生产劳动人才成为类存在物,而不是由于自然属性的共同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在于,作为劳动对象和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活动,变成人的异己本质,变成压制劳动者的力量,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创造性的活动即劳动。由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因此劳动活动的异化正是人本质的异化,劳动成果是这种本质的证明,劳动活动是这种本质的体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相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统治、支配劳动者的,而不是证明劳动者的本质的,既然劳动者的劳动活动强迫、奴役了劳动者,劳动者不是自觉自愿,也没有从中体会到愉悦和创造,因此,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了。“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一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这就是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就是非人而不再是人了。

简而言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首先,对异化的性质认识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异化是人的观念所创造的人的自身幻想的产物。因此,异化不是在感性的现实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与之相反,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在人们的社会生产中所产生的现实的物质性的异化,是社会的人的劳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次,对克服异化的途径认识不同,费尔巴哈想通过建立一种“爱”的宗教来代替神的宗教,这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漠视。马克思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再次,对异化的终极认识不同。费尔巴哈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是从自然人出发,认为异化这是人的一种不幸,一旦回到了与其自然属性能力相适的情况,人将永远生活在和谐的类生活之中。这即是唯心主义的又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灭的现象。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和超越

马克思在新世界观形成过程中,为探索表达这种新世界观,在还没有形成一套真正的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时,偶尔是借用费尔巴哈的表达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新思想,因此,有时显得形式同内容有点不太相符,甚至显得有点生硬和不准

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受过费尔巴哈的影响,就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混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应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首先,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及思辨哲学时,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方法,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以及用异化来直接证明社会问题的方法,也为马克思用“异化”来批判现实的政治和国家提供了启示。

其次,马克思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联系中、动态中、历史中考察人的本质。费尔巴哈采用的却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他离开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人的本质。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这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他的哲学是“由人出发的”,“为人的哲学”,“现实人间”是他的哲学的对象并不相符,而恰恰是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再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人类的异化是历史的不幸,应当提倡“爱的宗教”,从道德的观点加以谴责。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但他忽视政治,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异化的概念从意识领域转入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认真细致的分析了社会政治现象和经济问题。认为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现象——人的异化,它必然合规律地产生,也必然会合规律地消灭。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消灭是扬弃异化的根本条件,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人的生活的确立,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向自己的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亦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最后,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共产主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马克思从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力量、步骤、方法、途径和目的等问题上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做了革命性的改造。费尔巴哈认为“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理应过一种真正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并且只局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他不清楚“人与人之间”除了理想化了的爱和友情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费尔巴哈把人的解放只当作是哲学领域的斗争,只在哲学上议论人的“解放”,妄图把“人”从奴役他们的哲学话语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的解放当作历史的事业来看待。而马克思对社会的平等以及使人类非人化的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并且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

参考文献:

- [1]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7-28 665-666 57-58页。
-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 57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5页。